



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

72年前，她们从嘉陵江畔秘密出发

□郑劲松

与往年比，今年入秋以来，嘉陵江北碛段的水位低了许多。江面窄了，河滩自然开阔。

秋日暖阳的周末，到处都是散步、捡卵石、放风筝或者在江边“打水漂”的人们。一群女大学生坐在地上的一张牛油布上，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。她们真年轻，真幸福。

这可不是年过半百的我在慨叹韶华飞逝。我是有备而来，带着一张档案照片，找寻历史的蛛丝马迹。自从两年前调到西南大学档案馆工作以来，这样的找寻就开始了。

我以为，档案，就是凝固的历史瞬间，打开档案，或许就能进入历史。于是，在抗美援朝纪念日来临之际，顺着这张照片，我走进了今天的嘉陵江畔。

照片已拍摄了72年。上面是身着戎装的一群女兵，她们全部来自西南大学的前身——国立女子师范学院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所学校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组建成西南师范学院。所以，她们与阳光照耀下的女大学生们自然也是校友。

历史与现实，就这样在荡漾的江水倒影中悄然重叠。

校史资料里的这张照片，写着“女师范学院学生踊跃报名参加人民解放军”的字样和一串名字。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？经过艰难的查考，我在已故校友、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史地系学生李常时题为《战斗的十二军文工团》的回忆录中找到了答案：

“1949年11月30日，重庆解放。那时我是重庆市九龙坡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史地系一年级学生。解放不到一个月，就有十多名女师同学参加了解放军，她们大多在解放军第十二军文工团工作，有陈明（原名陈家查）、陆彬良（我们叫她彬娃子）、钟文农（原名钟文龙）、本人李常时（原名傅灿遐，参军时为纪念母亲改名李常时）和杨肖永（烈士）、杨凌羽（杨肖永的姐姐）以及范道衡、李淑秋、李庄容、詹述仕、丁百华、邱佩玲、赖启侗、王廷、覃覃、杨承德、王玉琴等同学……”

由于杨肖永的名字后备注着“烈士”字样，我做了重点搜寻。经过大量查阅和走访，得知她竟然是重庆巴南姜家镇人，兄妹八人，正好四男四女，其中两男两女参军，而且都上了抗美援朝前线。杨肖永牺牲时年仅23岁，我曾为她写下上万字的报告文学，了却一桩敬英雄的心愿。

然而，再次阅读这张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女兵照片，我总觉得还有深度找寻的必要。除了烈士，其他人同样为国家、为今天的和平奉献过青春热血，同样是不该被淡忘的“最可爱的人”。

之所以要到河滩求证，因为她们就是从北碚的江



西南大学校史资料照片。（西南大学校史馆供图）

边秘密出发，前往朝鲜的。

此前，顺着那篇回忆录提到的名字一一查考，我搜索到陆彬良主编的《女兵跨过鸭绿江》一书，内容全是参战女兵的回忆。书中，陆彬良在回忆文章《铁马冰河入梦来》开篇写道：1950年12月20日晚12时左右，我们从北碚乘船顺江而下。那天晚上月明星稀，我们这些刚参军一年、20来岁的大学一、二年级女生，没有害怕、没有忧愁，只有兴奋和激动。由于军事行动的保密性，我们不能也没有向家人告别，没有把我们激动、略感神秘的心情告诉亲友和当地的同学……

或许在很多人读来，这段文字相当平实。但看过电影《金刚川》《长津湖》就知道，仗打得多么惨烈和悲壮。

女兵们出发时，与河滩上晒太阳的女大学生几乎同龄，“没有害怕、没有忧愁，只有兴奋和激动”是她们真实的心理。不同的年代，同样的青春，青春当然应当无所畏惧。

照片早已发黄，但看着缓缓流过的江水，我似乎能感觉到当年那群鲜活的生命流淌的激荡情怀。当下，不同样需要这样的情怀吗？

她们怎么会从北碚出发呢？校史显示，现今西南大学的校址，正是1950至1952年间川东军区和川东行署所在地。1952年秋，西南师范学院才陆续从沙坪坝磁器口、九龙坡黄桷坪等地迁来。

李常时文中提到的十二军或许就驻扎在北碚的川东军区。这被杨肖永烈士的姐姐、同为女师范学院校友的杨凌羽所证实。

杨凌羽已94岁高龄，依然健在，退休前是华南师大教授。经多方联络，杨凌羽给我发来了她的口述回忆文章。她在文中说：“出发前，大约是12月20日，军直机关在北碚（当时军部搬到了北碚）开了一个简短的告别会，感谢当地政府 and 老百姓。会议一结束我

们就乘夜色坐船离开重庆了，顺流而下到达武汉。在武汉休整了一天……第二天早上转坐闷罐车，一路向北进发……终于，火车停在河北辛集，第十二军被编入志愿军三兵团序列，我们等待着上前线的命令。”

今年6月，西南大学校史馆新增了“校史英雄烈士小展厅”，成了00后大学生们上党课、团课的现场教学点。

两块已经生锈的琉璃瓦被我摆在展柜中，那是10年前翻新学校东方红会议厅时发现的。这个厅始建于川东行署时期。由于年代久远，瓦片破损，学校决定翻修。当工人把那些旧瓦片推到地上时，一位路过的老教师不经意间发现：每块瓦片上都刻着“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”字样。老教师捡了两块保存，今年带到了展厅里。

每次给前来参观的学生讲这两块瓦片，我都会同时讲起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，讲为什么“保和平，卫祖国，就是保家乡”。看着瓦片，看着展墙上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烈士，学生们听得认真而动容。

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，也是最好的清醒剂。历史，也是能够重新抵达的青春现场。

近日，西南大学一位挂职新疆伊犁师范大学的干部，偶然认识了李常时回忆录里提到的陈明的儿子王忠。

陈明几年前离世，王忠已写完母亲的回忆录。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，陈明回国后，主动选择去了新疆，服务祖国西部建设，直到退休。

王忠写了一副怀念母亲的对联：“求解放，抗美帝，真巾帼，堪称人杰；戍边陲，育桃李，是慈母，更为良师。”可以说，这也是对女师所有赴朝参战女兵的礼赞。

这是“最可爱的人”另一种可爱的情怀。目光回到北碚的嘉陵江畔，经过整治的滨江路早已林荫匝地，花团锦簇。江边早已没了当年码头的痕迹。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。那群玩够的女大学生走进了名叫“码头没有轮渡”的夜市，又围成一团，吃起了烧烤，看上去那样的幸福、自在而美好，也是那样的年轻而活力四射。

是，“码头”早已没有了“轮渡”，但记忆的码头，会不会时时“渡回”那些为了国家民族而毅然远行的青春背影呢？

和平的阳光真好，烟火人间真美。72年前从北碚江边走向朝鲜战场的记忆，从未褪色。借用女兵杨凌羽的一段口述作为结语，写给远去的历史、温暖的当下和美好的未来——

只有枪声划过耳际，才懂得和平的可贵；只有见过炮火的无情，才懂得生命的脆弱；只有在雨中负重跋涉数月的人，才懂得一块平地，一片晴空的珍贵；只有把眼泪和热血流干的土地，才会产生民族的理性。

四面山之韵

□王忠德

看云

四面山四面是山，四面清风，四面云烟。

在四面山的青山绿水间看蓝天白云，别有一番感动。晨曦的朝霞之后，朵朵白云冉冉浮游，轻轻飘过山顶，千姿百态展现于碧空。云影徘徊，情韵无限。好漂亮的蓝天白云啊！那形态、那变化、那湛蓝、那洁白、那多彩、那悠然，带给我们任意的想象和足够的美感。

青山有形，白云无常。上了年纪的人看云，有点唐代诗人王维所写的那种意境：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”这一行、一到、一坐、一看，是诗画，是妙境，行云自如翱翔，流水自由流淌。

悠悠白云带我遥望远方，平添了几分广阔和开朗。白云下的群山和森林，浓厚了与生俱来的依恋和遐想。我想，仰望天空和脚踏实地的，似乎都是需要的。蓝天白云让我们惊赞，蓝天白云给我们梦想。看那白云飘过之后，依然大山巍峨，丛林茂密，溪水潺潺，山路长长。蓝天白云下，一派生机，蓬蓬勃勃，无限希望。

沐风

有山就有风，山离不开风，风伴随着山。

四面山，四季山，四季山有四季风。

四面山的风是清凉清新的。前不久，我陪几位朋友在烈日当空之下游了望乡台和大洪海。望乡台152米高的瀑布下，风吹水雾浓，半空挂彩虹；大洪海平稳的游船下，风吹衣彩飘，人在画中游；树荫下边站一站，风吹自然凉，倍感精神爽！都是那山中清风送来的惬意。

四面山夏天的风是自由自在的，自由自源于自然。她像瀑布那样潇洒，像白云那样飘逸，像溪水那样柔和，像山泉那样灵动。这里的风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却不任性。我记得每次到四面山，快进山时，都会关闭车内空调，打开车窗，让山风吹进车窗，吹透全身。

四面山的森林，山风时时相伴；四面山的凉爽，山风承载传递；四面山的魅力，山风功不可没。

我留恋四面山的夏天，留恋四面山夏天那醉人的山风。

听雨

四面山下雨时当然可以看雨，更有意思的却是听雨，听雨别有一番情致：无论是“哗哗哗”“呼呼呼”的大雨暴雨，还是“嗒嗒嗒”“沙沙沙”的中雨小雨；无论是势如排山倒海，还是那似如千丝万缕，都让人别有一番感动。哦，还有那细雨轻吻林间树叶和路边小草，几乎听不见声音，但那润物无声的温柔体贴也会令人动容。

听雨是一种享受。无论何种雨声，都可以品味。这是倾听天籁

之音，尘世间的浮躁与喧嚣被洗涤一光，剩下自然的纯净。在没有杂乱纷繁的时空里，享受着生命的自由呼吸，平淡平常，心静神安。

听雨更是一种心境。一阵风雨来，一程心聆听。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和风细雨，不论是雨漫群山还是雨打窗棂，总能听出一种欣慰，一种豁达，一种静思默察的坦然。也许，不同年龄听雨有不同状态，少年听雨会手舞足蹈，青年听雨会心潮澎湃，中年听雨会若有所思，老年听雨会安静自然。其实，听出的是不同的心境。

亲水

“有山无水枯燥，有水无山单调，有山有水绝妙。”

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四面山旅游开发初期常说的一句话，算是当年的一句广告用语，也是对四面山景区特色直观的概括和由衷的称道。因为山，因为水，因为山有水，山环水绕，山水相伴，山清水秀，才成就了四面山这个国家5A级风景名胜胜区。

四面山的水，她是四面山的魂，她是四面山的韵，她是四面山的挚爱，她是四面山的灵性。如果啊！如果四面山没有水，那将可能是枯燥、孤独和寂寞，就没有了秀美、灵气和风情。

四面山不仅雨多，水资源也特别丰富，有茶坝河和飞龙河两大水系，大大小小几十条溪流，从崇山峻岭中蜿蜒而来，漫山遍野。再加上森林覆盖面广，水土涵养充分，一片森林就是一座水库，四季泉水不断。还有人工修建的水库和自然形成的堰塞湖，一并构成了四面山众多的高山湖，湖水清澈，绿影婆娑，倒影如画。

正是有了这些丰沛的水，加上大娄山余脉向盆地过渡形成断裂，也让这里瀑布成群，望乡台、水口寺、土地岩、杉坪子、二洞口、三道拐……近百挂瀑布形态各异，神态独具。

静悄悄的水库水，波光粼粼的湖泊水，“叮咚叮咚”的山泉水，“唱着歌儿奔向远方”的溪河水，雷霆万钧、气势磅礴、飞流直下的大瀑布，轻盈飘逸、缓缓而至、遇遇而安的小瀑布，四面山的水啊，多姿多彩！

四面山的水，绿色的水。绿色是四面山的主色调，自然也是四面山水的基调。“青山不语花常笑，绿水无音鸟作歌”，是对四面山很实在的写照。

四面山的水，彩色的水。季节变换，色彩斑斓，水也会随之五颜六色，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多彩的季节，多彩的水。

四面山的水，灵动的水。在四面山，有动、静、跑、跳的水，有高、低、纵、横的水。躺着的水，站着的水，沉默的水，流动的水，都有生命的存在，都有生命的永恒。

四面山水亲，四面山亲水，山水情怀，其乐陶陶。

那一片飘逸的白云

□陈金贵

我的老家位于武隆西大门，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白云乡，那是一个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”的诗意之地。然而在十几年前，那里除了一条国道353横穿以外，村社之间几乎没有硬化的土路连道。

我所居住的村子到处都是紫红泥，这种泥巴颜色漂亮、出庄稼，但有个特点就是软糯粘滑。每到下雨天，路面就像被老天爷卷成了糍粑，常有人一步一个跟头。至今犹忆瘦子第一次到我家，一身漂亮粉裙却提着皮鞋赤脚走路的狼狈情景。

谁不向往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的惬意，怎奈“欲一出门泥泞深，巡檐问天默默”。山乡的人们，纷纷狠命地逃脱乡村的束缚，到城里去追逐想要的生活。

每当节假日回老家，家乡便成了一剂慰藉心灵的良药。在这不断慰藉的往返中，我突然发现，不知何时起，昔日贫瘠的白云乡悄然发生了变化。

以前的一条公路演变成无数条，蜿蜒盘旋，左右穿插，纵横交错，织成一张迷宮似的蜘蛛网，将每家每户紧密相连。

无论你的家在平地还是缓坡，高山还是深谷，总有那一条明亮的水泥路到达。记忆中熟悉的地方，变了模样，让你似曾相识，又似是而非。隔个一两月没回去，说不准哪儿又冒出了一条新路。很多地方还变成了环线，即使行驶方向“南辕北辙”，也能准确到达目的地。硬化过的人行道像毛细血管一样布满村庄，别说出门不湿脚，连下地摘菜都可以不沾泥了。

难怪乡村成了香饽饽，以前拼命逃离的人现在也都回来了，一栋栋别墅，一座座小洋楼，如雨后的春笋、蘑菇一般，争先恐后地从公路边冒出来。就连村庄里过去有名的贫困户杨二叔家也盖了一座小洋楼。山不厌高，有路则灵。

一条条靓丽整洁的乡村公路变成了白云乡人民的致富路。在红云村的堰塘堡，我们在漫山遍野恍如积雪的李花林里纵情嬉戏，留住忘返，这里的脆李子已创建成“白云洞、云深处、脆李甜”的李子品牌，依托电商平台等渠道年销售达60余吨，突破百万元大关；在红里村的苦竹堡，我们品尝了李艳家的手工苕粉后赞不绝口，昔日的山货“地瓜”长出了晶亮的翅膀，飞出了山查见，飞向了大重庆……

一日闲逛间，被公路边一指示牌吸引住了眼球。嘿，如此“奇葩”内容的路牌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哩！只见路牌约3米高，上书“前方种兔养殖区域，

来往车辆禁止鸣笛”几个大字。真个稀奇了，养个动物还不准司机鸣笛？一问才明白，原来前方100米处，罗薛、罗阳两兄弟合伙开了一家肉兔科技养殖场，这兔子天生胆小，受了惊吓会影响繁殖。

说起这两兄弟也奇怪得很，一个是退伍军人，一个原来在县城汽修厂工作，效益也挺好，前些日子，我还将车开到他们那儿修理呢。这才几个月没见，怎么突然摇身变成男版“嫦娥”了呢？

“他们家喂的兔子不一般哟，每天还要专门放两遍轻音乐！”呵，这新鲜事真是一个接一个，我恨不得立马到达养兔场瞧个真切。

远远的就看见了两兄弟的家，以前的一层小平房变成了两层农家院，坝子前方的高坎筑了起来，使得庭院面积足足增加了一倍，屋后新添了两座青瓦房，正是“玉兔宫殿”。

一进“宫”门，呀，好多兔子！简直就是兔子的王国和乐园！我一边观看这些可爱的兔子，一边和两位“男嫦娥”聊开了。

原来，罗薛退伍以后，就从国家对乡村的重视中敏锐发现了商机，遂和哥哥商量，两兄弟一拍即合，便有了这养殖场。

经过考察，两兄弟决定饲养肉质鲜嫩、抗病力强、繁殖较快的“伊普吕”种兔。两兄弟特地从东北引进草料，并加入了几味名贵中药材。在乡政府相关政策的关怀下，兔子迅速发展到了3000多只。在电商平台帮助下，两个月的销售额就达到了30万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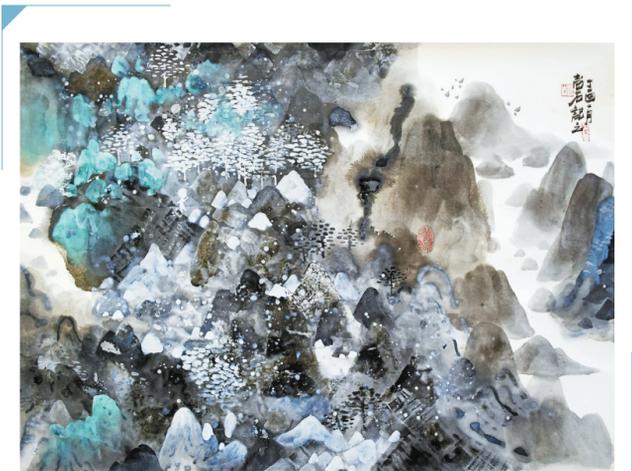
从“兔宫”出来，站在宽敞的庭院中，我踏了踏脚下坚实而又镂空的水泥地板，问罗薛：“这坝子下面的空房是不是也是准备用来养兔的？”“是的，这是为散养兔子准备的房间，下面的泥地都没有‘倒’，专门留给兔子们打洞，俗话说‘狡兔三窟’嘛。”谈着未来的规划，这位退伍小哥哥露出了腼腆的笑容。

三

去年年末，老家的杨运泉哥哥提前半月就开始联系，说预备杀一头肥猪，特地邀请我们一家回去赴“袍汤宴”。主人感情难却，一家人便欣然前往。

到了运泉哥哥家，以前那被烟火熏得黑成一杠杠的破旧石屋已不见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两层的小洋楼。

让我啧啧称赞的是，人家底楼的卫生间既安装了便槽又安装了抽水马桶。我不禁好奇了，白云不是很缺水吗，这洗澡、抽水马桶的水如何供应得上呢？



巴山渝水系列（中国画）

彭石



投稿邮箱: kjwtzx@163.com